

# 戰後世代二二八文學 策展體驗

文／張信吉（國立台灣文學館 公共服務組）

作為戰後第二世代，1960、70年代出生的台灣子弟，本次有機會策展「二二八文學展」，看著參觀的人潮，有些年輕人站在木做模型書頁旁展臂照相，有些年長的人低迴在受難作家影像旁，可以說過去政治禁忌的話題近年來在各種場合逐漸解放。新世代的我們雖然遠離歷史事件的現場，本次的佈展歷程銘印了許多深刻的感受，就像是對二二八事件進行一次敘述儀式，這樣的行動可以讓歷史悲劇有新的應對關係。

本次的展覽主要側重在文學的角度看二二八事件。揀選的人物影像以及當事人遭遇的文字提示有：湯德章、王白淵、王育德、王育霖、朱點人、呂赫若、林茂生、吳坤煌、吳新榮、柯旗化、高一生、葉都、葉石濤、張文環、張冬芳、張良典、張深切、楊逵、楊熾昌、蔡孝乾、劉捷、簡國賢等人。撰文的陳銘城、羊子喬兩位先生浸淫於人權工作、媒體事務以及文學創作有成。陳銘城曾是首屆台灣人權報導獎的得獎人，羊子喬嫻熟於日治時期以來因政治而受難的作家研究。作家熱愛母土、擁抱人群，遭憂罹難的例子舉世皆然。由熟悉文學事物的人來詮釋二二八事件，正是這次展覽重視人文深層意涵的初衷。

本次的文學展另有一個二二八文學圖書典藏佈展的特色，由本館同仁所蒐羅280餘種圖（套）

書，包括二二八受難作家創作、二二八經歷回顧、二二八歷史研究及戰後新世代的詩歌、小說創作等等印刷品一次呈現在觀眾面前。作為學術研究的素材，導覽手冊提供了14頁文獻叢書等相關的書目，對於大學院所的學子應該有不少助益。

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人數、身分，雖有人口學的爬梳，然而迄今仍不是被調查得很完整。論者所謂受難者多為台灣知識份子，也許是知識、文物、文字掌握了歷史的解釋權，究竟有多少市井走卒在清鄉肅殺的亂槍中喪失生命？時一過往，無跡可尋。然者，受難倖活的知識份子，一直到解嚴之後才敢寫出當年被捕的經過，透過回憶錄、小說及詩作等不同文學形式，表達他們對這件歷史悲劇的記憶。葉石濤《紅鞋子》、陳映真《鈴鐺花》、柯旗化《母親的悲願》等，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作品；邱家洪《台灣大風雲》描述二二八驚魂，內容震撼人心，由於作者曾經整理過去台灣省政府虎山資料檔案，飽覽許多二二八相關的第一手資料，透過文學創作和藝術的構設，「還原」1947年常民生活中的台灣社會面貌。

「二二八文學展」的辦展初衷是企圖超越週期性紀念追思以及學術研究的窠臼。我們曾經嘗試呈顯世變時代的生活面貌、人性遭遇、社會樣態；然而槍決、亡命、下獄的篇章太多了，作家



受難的形象鮮明。此外，我們也嘗試規劃兒童閱讀面向，這方面的寫作成果顯然是窘迫的。《228小水牛》（陳玉珠，海洋台灣出版社，2005）以繪圖形式讓藝術突破族群禁忌心靈，達到保護家園終結悲情、深刻反省之目的。《漫畫台灣歷史故事》（郝廣才，遠流，2001）從台灣史前故事到二次大戰後台灣社會民主化過程的論述，為一本適合小孩閱讀的書籍，其中二二八事件為重要內容之一。二二八事件跟其他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所發生的悲劇其實是一樣的，地球的時空之中，人類的劣跡所在多有。因此，我們也檢選華文譯本的相關書籍參展。《請不要忘記那些小孩》（加娜·拜亞茲·阿貝爾斯，遠流，1997）以加娜的家庭故事展開「歷史圖像中的眼淚」：納粹屠殺猶太人殘史。二二八事件作為台灣歷史大悲劇，我們的社會似乎還很缺乏孩童觀點的觀察、立論、藝術創作。本次展覽做為拋磚引玉的開端，兒童的觀點可以開啟台灣社會不一樣的眼界。

經過六十餘年，回顧歷史文獻、文學作品，新的世代如何回應這起台灣風土上的大故事？台灣文學館如何回應台灣的大故事？其實這個課題正是經營台灣文學館所要呈現的文學史觀、文化史觀、台灣族群生活史觀。台灣文學館從2003年開館營運以來，「藝術性」與「現實感」一直是

文學研究、文學佈展的特色。《聽·傳·說——原住民口傳文學展》（2005-2006）、《愛·疼·惜：台語文學展》（2008）分別是母語文學系列延續觀點；《微笑的小太陽：馬漢忠和他的同班同學特展》（2007，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策展）呈現「原生文學」極特殊的自我藝術面貌；《議會民主的進階：臺灣省議會第五、六屆（1973-1981）檔案史料特展》呈現文學、歷史、政治的當代觀照；這些是台灣文學館逐漸累進百展裡的特殊抽樣。台灣文學無法在台灣歷史發展進程裡面抽繹自存，也無法漠視純粹的自我藝術表現；文學有其自存的道理。「二二八文學展」面對強烈的政治氛圍和歷史形象，文學的意義成為戰後世代最重要的歷史任務，這也是策展過程，執行者的心跡。從策展過程中，看到我們的社會缺乏文學。二二八事件如果缺少藝術的浸潤、完整的解讀，在台灣社會二二八事件將終究只是一個事件，一個在世界史上曾經發生的悲劇，自存自滅，自顯淺薄。

基於上述觀點，戰後各個世代觀照二二八事件也有不一樣的特色。1947年前後出生的世代群，生活在白色恐怖戒嚴體制社會，注重二二八事件的歷史真相、公義對待。他們在言論層次為解釋權奮戰，為受害者代言，乃至於20、21世紀之交



台灣社會對二二八事件回應了政治層次的作為。二二八事件的次世代，1960年代出生於世界和平氣氛的嬰兒潮最末端之中，喻為「吃飯鍋中央」飽食的一代。60世代之後台灣多元社會的蓬勃發展，世代經驗有較大的分歧。雖然際遇的不同，但都目睹了社會改革運動、民主化浪潮。這兩個團塊世代已成為台灣的青壯老年階層，逐漸掌握台灣多數的資源，可以說他們對二二八事件的看法就是台灣社會的主流觀點。

在人類文明史來看，歷史悲劇很難在當代獲得適當的詮釋。有賴於代代生命延續的相互理解。這便是文學的力量，也是文學寫作與閱讀必須長遠看待的原因。以現有文學作品被喻為描述二二八事件最為詳實、內容震撼人心的《台灣大風雲》（2006，前衛）為例子，作者邱家洪（1933~）所獲取的二二八經驗，其實是擔任省政府秘書時期，飽覽虎山珍貴文獻所得。對於牽連整體社會層面的事件而言，當時年僅14歲的年輕人，即使心智成熟也難有廣泛的社會經驗而可以掌握二二八事件的各種狀況。傑出的前輩作家猶是如此，後來者尚能有何特殊的藝術途徑？

對我們戰後世代的人而言，二二八事件是台灣歷史發展變換的年份，父祖一輩直接受害，肅殺的統治氣氛延宕、貫穿多數台灣人的整個生命

歷程，不論知與不知二二八事件，都必然受到這種政治結構性的影響。二二八事件帶給台灣族群生命延續者至少以下的課題：歷史的重建、文獻的解讀、社會的省思、藝術的淨化、文學的創發，以及如何激揚人性的價值。自從1987年解嚴而開啟歷史反省大門以來，大家對於二二八真相、補償或賠償、人權等問題不停關注。人間世最難詮釋的事物，應該交給文學。「二二八文學展」但願與他照面的閱聽大眾都能得到文學真善美的體會，從而感知台灣風土裡面的故事，讓歷史的悲愴遭遇得到淨化與昇華。 ☒

## 二二八文學展

228事件紀念基金會、文學台灣基金會、國立台灣文學館共同策劃主辦，展期自2008年2月28日起至3月31日止，並於3月9日及16日分別以「詩中的二二八」及「小說中的二二八」為題，舉辦座談會。